

陪父亲看电视

吉浩

父母同龄，今年都85岁了。除夕，我将二老从妹妹家接来同住，围炉守岁，一起看春晚。机器人精彩的表演，逗得父亲直乐，连声夸道：“现代的高科技发展可真快……”

父亲退休后，闲暇时的娱乐，除了喜欢和牌友们打扑克，就是爱看电视。他对家乡晋南蒲剧，情有独钟。他说年轻那会儿，在全省戏剧汇演时，曾骑自行车往返几十里去工人文化宫，观看故乡来参演的戏，回来时已是深夜。现在可好了，他坐在沙发上把遥控器递给我说：“浩，给我调一下戏剧频道。”儿子从我手里拿过遥控器，高兴地说：“爷爷，你想看啥戏？我给你从网上搜。”父亲随口说道，按说还是京剧好，是国粹；可我就是想念着咱老家的乡情，还有戏里的唱腔韵味和粗犷豪放的表演风格。听着亲切熟悉的乡音，老人满脸满足。

几天来，知道了父亲看电视的习惯，一到晚上6点多，他就让我把电视机打开，妻子给父亲的杯子里添满开水，母亲坐在他身边聊着家常。他呢，先看山西卫视的《山西新闻》和《天气预报》，接着转到中央台看《新闻联播》，之后调到中文国际频道，再览国际局势。10点就寝，叮嘱我看完新闻，这份对世界的关怀，从未因年老而减退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家中有了第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。当时一家人别提有多高兴。终于不用去别人家或公共电视播放的地方看电视了。妹妹喜欢唱歌，常看一些青年歌手大赛的现场直播；我爱看电影和电视连续剧。为了让一家人方便看电视，父亲还自己动手做了一个平柜，把电视机摆放上去，又做了几个小板凳，一家人晚饭后围坐在一起观看电视节目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现在我家拆迁安置到新的住宅楼已经近10年，电视机也换成了40英寸的彩电。日新月异，时代在变化，不变的是，一家人其乐融融看电视的氛围。父亲一生勤劳工作，操持家业，十分辛苦。虽然年龄大了，听力减弱，却精神矍铄。时代在变，电视在变，不变的是亲情与团圆。



AI制图

除了蒸榆钱饭，还可做榆钱窝窝、榆钱饼，蘸上香油醋蒜，或是蒸熟再炒，风味各有不同。

榆钱味美，花期却短。天气一暖，榆钱便慢慢染上浅褐色。树叶从嫩绿转为深绿，日渐宽大，榆钱却渐渐干瘪轻盈。风一吹，便打着旋儿轻轻落下，在树下铺成薄薄一层，像完成了一季使命，静静回归泥土，只等来年春风再起。

岁月流转，一晃六十年，我早已定居在离故乡二百里外的省城。可每到春天，总会想起那一碗清淡朴实的榆钱饭。它藏着奶奶的温度，载着故乡的春光，在记忆里，永远清香，永远难忘。

四月春意渐浓，微风轻拂，草色淡青。春雨初歇，空气里漫着泥土湿润的清气，榆树新叶刚冒尖，串串榆钱已缀满枝头，青翠鲜嫩。

儿时记忆里，故乡小院总长着几株老榆树，榆钱饭是每年春天青黄不接时最鲜美的滋味。老人们常说，吃榆钱，年年有余钱。那时食物不算丰足，野菜是桌上常客，一树榆钱能抵半月粮。清甜的榆钱是春日里的树上鲜，榆钱饭更是我心底最难忘的童年味道。

榆钱扁圆小巧，状如铜钱。每到春来，榆树先绽榆钱，后发新叶，一串串挤在枝头，绿得像翡翠。春风一过，榆钱轻摇，清香漫开，沁人心脾。漫步榆树下，高处新叶嫩浅，低处枝丫浓绿，阳光从叶缝间漏下，洒下满地晃动的光斑，满眼都是鲜活的生机。

春日放晴时，我总跟着奶奶去摘榆钱。奶奶挎着竹篮，轻轻捋下枝头的串串“铜钱”。我偏爱爬上树，摘一把生榆钱放进嘴里，清甜脆嫩，带着一点淡淡的涩，那就是最真切的春天滋味。高处的榆钱够不着，奶奶便用绑了铁钩的长竹竿，轻轻一拧，榆钱簌簌落下，像一阵绿雨。拾满一篮沉甸甸的榆钱，我跟在奶奶身后，一老一少，踏着暖阳慢慢走回家。

回到家，便开始做榆钱饭。奶奶细心拣去杂枝，用簸箕筛掉叶蒂，再用清水淘洗两三遍。沥干后撒上玉米面，拌少许油盐，反复揉匀，让每片榆钱都裹上一层薄粉，便可上锅蒸。蒸汽渐浓，厨房里渐渐清香四溢。约20分钟，掀开笼屉，白雾升腾，榆钱微微泛黄，甜香混着谷香扑面而来，让人垂涎。我迫不及待接过一碗，入口清甜绵软，带着淡淡的鲜咸，滋味朴素，却最是回味无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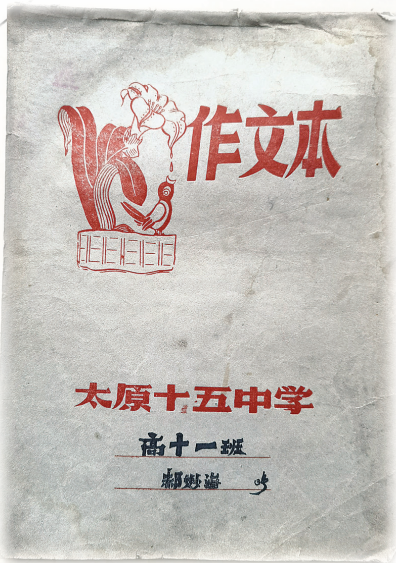
榆钱饭香了旧时光

彭庆东

岁月留痕

珍藏六十年的作文本

郝妙海 文/图



我的书柜里，有一本珍藏了六十年的作文本。

1966年，我在太原十五中读高三。2月10日上午，第三节课下课，我像往常一样下楼，到楼前阅报栏看报。刚走近，《人民日报》上一行通栏大标题撞入眼帘：《县委书记的榜样——焦裕禄》。我立刻凑上前，逐字逐句细读。起初还算平静，读着读着便热泪盈眶。上课铃响，我含着眼泪跑回教室，第四节课上了什么早已记不清，满脑子都是焦裕禄的身影。下课铃响，我也没像平日那

样赶去食堂，又挤进人群，把这篇长篇通讯完整重读了一遍。

第二天上午有两节作文课。语文老师因病请假，由黄沫石老师代课。老师让我们自拟题目作文，我几乎不假思索，写下《焦裕禄同志给我的鼓舞和启示》。一篇1300多字的文章，我一气呵成，一节课便写完了。

隔了一天，作文本发回。黄老师几乎通篇圈点，四页作文纸的旁批里，留下五段毛笔红批。文末更是写了一页半评语，对这篇作文给予极高评价。

更让我难忘的是，一周后再上作文课，发下本子时，我在上篇作文末尾，夹着一张黄老师用红毛笔写在裁下的稿纸上的短笺：“妙海同学：开头几句批语略嫌‘誉之过正’。一篇较好的文章，批者的批语若誉之过正，反会有副作用，对写者、对读者均无利。为慎重起见，故刚改之，以资正误。”

原来，老师已将原先的评语细心修改。修改后，老师仍肯定：“这篇文章写得很好，写出了自己的深刻感受。语言不仅通畅自

然，而且有情感……这就有了感染力，既教育了自己，也教育了别人”，同时也直言不足：“你的文章还有不过硬之处。书写潦草，标点不够严格，个别用词欠妥帖。”最后，老师谆谆告诫：“写文章务必做到一丝不苟，一笔一画、一点一横均不苟，养成过硬的基本功。”

如今，我年近八旬。许多往事、许多故人、许多旧物，都在岁月里渐渐淡去。唯独1966年这件事，以及与之相关的两个人，深深刻在心底，从未远去。

焦裕禄的事迹与精神，潜移默化影响我一生。60年间，我种过地、做过木匠、办过企业，还当了20多年村干部，始终坚守一个信念：老老实实做人，踏踏实实做事。到老虽未成就大事，却自觉守住初心，一生未虚度，聊以自慰。

黄沫石老师的鼓励与鞭策，让我对写作生出自信、爱上文字，也清醒看到自己的不足。此后提笔，我总力求严谨认真。从上世纪70年代初至今，我笔耕不辍，一笔一画、一丝不苟，在各类纸质媒体发表文章近千篇，也算小有收获。

正因如此，这本普通的作文本，成了我最珍贵的藏品，一路珍藏至今。



晨光熹微

张春燕

晨光熹微(国画) 张春燕 作